

年的味道

□郭玉霞

今天报纸:“烟火气”重归。商场、超市、农贸市场人流量逐渐增多。是的,年关岁底的,就更忙碌了。

探头看楼下的邻里,晾衣架上挂着两排香肠。西边人家,窗帘、被套满当当地晒在晾衣架上,前栋楼有人家正擦着窗户。

到了露天大菜市场,比上周热闹得多。卖鸡的摊位前,居然排着好长的队。牛肉摊、羊肉摊、猪肉摊前,人头攒动。鱼儿、虾儿,在一排排大盆子里活蹦乱跳。“这鱼多少钱一斤?”“给我称一斤对虾。”抓鱼的,称鱼的,杀鱼的,等鱼的,有大爷大妈、有帅哥靓女,好不热闹。

菜场从南到北,熙熙攘攘,东西两边都是店面。新鲜的鸡鱼肉蛋,水灵灵的蔬菜瓜果。炒货摊上:花生、瓜子、栗子、长生果,品种多,生意旺。吆喝的,问价的,称重的,付款的“滴滴”声,不绝于耳。看着这样的年关,这样的烟火气,心里一阵温暖,突然有种重返人间之感。

每年年关岁底,处处都是年的味道。邻里间弥漫着的肉圆香,街头巷尾晾挂着的腊肉、香肠、风鹅,店里门前一层层蒸笼里冒着热气,顾客手里数着装着各式包子。

“忙人啊?忙啊!”人们见面这样招呼着,脚步也加快了。

擦窗户的,清洗抽油烟机的、洗衣机的,打扫的,家政也都是提前预约好的。“今年还是你来啊,抽空帮我擦窗户。知道我住哪吧?”“知道呢,老板娘。”她总是这样称呼我。十多年了,每年我都请她年前来。平时我小擦,年底得靠她带来几个人来,打扫下,他们有工具,有经验,人还实惠。

拆窗帘、洗被褥。我就爱看家家户户户门前屋后楼顶,晾着的花花绿绿,都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等家里都打扫清洗停当,等食材都基本备齐。接着就是去超市买年货了。

烟酒、茶食、糖果。走亲访友的,长辈的,孩童的。大糕、枣儿、果子这些是必备的。

其实我最爱逛的是卖年画和对联的文具店。虽然我只是去买沓红包和对联回来,但我喜欢看那花花绿绿的喜庆和人气旺旺的热闹。

早年间,谁家过年不买几张年画啊?花鸟鱼虫、活泼孩童、庆丰收、寓意五谷丰登的;帅哥靓女、电影明星的;萝卜青菜,各有所爱,买回家,贴在屋里,满屋子的喜庆,满屋子的新。

新年新气象,大年三十,那红红的对联,喜庆的窗花一贴,新年新气象啊!

一大家子,欢天喜地一起吃个团圆饭!分压岁钱的,抢红包的。新年来啦!

拜年

□宣江

忙年、过年、拜年是春节这场大戏的三部曲。我清晰地记得,很小的时候,不懂得忙年,巴望过年,更喜欢拜年。手拎两包茶食,一身崭新的穿戴,跟着大人们走亲访友,很坦然地接受亲友的热情招待,临别时口袋里总能揣回几份红包。这钱是不能乱花的,哪怕买一支铅笔、一本小人书都要征得大人的同意。拜年的次数多了,如此一元、二元的积攒起来,等到春学期报名时就能派上用场了。

老家以前流行一句俗话:拜年拜到初五六,不是没鱼就没肉。此言足以表明那个年代物质的匮乏以及人们对拜年的重视。其实这是主人故意自谦的说法,尽管农家过年简单,但只要是在正月,逢到有人来拜年,总是能够倾其所有,备上最好的饭菜。有客远道而来,最高兴的也是我们这些孩子,不分宾主,一起放鞭炮,一起做游戏,互赠玩具,相约来年再聚,尽兴而归。

我结婚成家后,初为人父,按习俗,理所当然地要带着女儿去亲友家拜年。于是,我要事先统计拜年的名单,设计拜年的路线,还要针对不同的对象计算拜年礼品的分量和规格。那时乡下没汽车,都是自行车代步,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或冰雪融化,道路泥泞坑洼,那更是举步维艰,一车的泥泞,一身的汗水,一声声无奈的叹息,把过年的好心情都搅乱了。“爸爸,我们明年还要来吗?”女儿无数次带着抱怨的语气怯生生地问我。我茫然,无言以对。

渐渐的,我对这种年复一年地拜年产生了厌倦的情绪,感到好像是一种负担,身心疲惫,很不乐意为之。并非我不屑于联络乡情、亲情和友情,而是觉得传统的习俗也应有改变更新的必要。再说,亲情和友情并不完全是靠单调的习俗来维系的。拘泥于习俗,但拖累了自己和他人,何必呢?

后来,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不断丰富和提高,拜年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很多人都采用打电话、寄贺卡、赠挂历等方式取代登门拜年,这也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。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,拜年更是轻松便捷了。群发短信、视频致意,天涯成咫尺,不一样的方式,彼此倍感温馨。

明代大画家、书法家、文学家文征明有诗《拜年》:“不求见面惟通谒,名纸朝来满敝庐。我亦随人投数纸,世情嫌简不嫌虚。”意即不求见面只是希望通过一种简慢的形式来相互问候,倡导的是既尊重习俗又不耽于空虚的礼节。如果说春节是我们民俗文化的盛宴,那么,拜年则是蕴含亲情的大餐,因此,不要局限于迎来送往,不要蹙眉于交杯换盏,以一种淡定从容的心态面对,该是上佳的选择。

春节长假,难得一次调理身心的机会,营造一屋的温馨,与家人共享宁静,共享欢乐。

烟火味

□朱文虎

春节至,南京老门东推开年味大门,为游客送上一道新春年味大餐。一只只瑞气祥和的闹春小玉兔,神态各异,纷纷登台亮相,招人眼球。这里人间烟火味十足,烘托年味的文化气息,揭开新春的序幕。人山人海观灯会的人群,一饱眼福,享受着这特有的年味喜悦。

前往老门东的路上,尚是冬阳一片。到了这里,天色已逐渐走向黄昏。天空蓝灰色与夜色彩灯交相辉映,显得格外诗情画意。从四面八方涌进老门东的游客,竞相观看这里的新春缤纷灯会。老门东主门朝北,门前有一条浅黄色的石板路面,两侧装点着各种姿态的玉兔纳福灯模。未进主门,便有一股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步入其中,中间铺设长长的青石板路,两旁满目皆是飞檐翘角、古色古香的门面商铺。路南尽头处,有座中华门古城墙横在这里,将繁华的夜景全部搂在怀里。我走在人如潮涌的人海中,小步向前移动,双目左右兼顾,路边树木枝干上悬挂彩灯,火树银花,门面商铺内灯光炫丽,人流进进出出。人群中,有好多美女身穿时尚唐装,手拿一把小扇子,在人流中轻盈穿行。这里的夜景和人气不逊色于繁华的夫子庙,仿佛让我看到老门东那个年代的市井生活,小街繁荣的画面。路一旁,有一块红色喷绘的大幅画面,上面有许多汇集的“骑在爸爸肩上观灯会”的照片,引人注目。如在照片中寻找到自己,分享出你的故事,可到游客中心领一份新春好礼。这组趣味的照片,引起不少人驻足观看,人们都希望从中找到自己曾经的身影。这也是老门东迎新春、营造年味氛围的一个文化宣传亮点。

我来到老门东,除提前观灯会外,还享受这里的年味文化时光。在路边,我看到了诸多小摊位,有卖糖葫芦的,有卖地方特色小食品的,有卖精美装饰工艺品的,有师傅手工制糖画的,有吹泡泡糖小动物的,有民间剪纸画的,有画彩色人物素描头像的,有面对面画彩色人物卡通像的。在糖画摊位上,有很多小孩购买自己喜爱的十二生肖糖画,脸上荡漾起快乐的笑容。在画卡通画摊位前,这些来自民间的手工艺师傅,向人们不断展示传统绘画绝技。我看到一对年轻靓丽的情侣,他们请师傅为他们画一幅卡通像,以作留念。师傅们用娴熟的技艺,了了几笔就勾画出一幅卡通情侣画像,他们看了很满意地笑了。这里夜景很美,人气旺盛,年味特浓。

我继续向前行走,在最南端古城墙处,有一座超大的玉兔灯模,玉兔站在莲花上,栩栩如生,吸引人们的目光,成为观灯会的最大看点。人们汇集于此,纷纷拍照,只听夜空中飘来一阵阵咔嚓咔嚓的拍照声。夜色茫茫,老门东依然人流络绎不绝。在这里使我现场感受到,我不仅仅是单一观花灯,品年味,而且收获了这里的传统艺术与人间烟火相融的文化味!

“聚宝盆”

□任崇海

过年,涵盖了除夕和春节,既处于一年之末,又为新一年的开始,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,不仅十分重视,而且十分讲究,构成了独特的春节文化,如掸尘、送灶、贴春联、吃压岁钱、分压岁钱,初一早上吃“开口糕”、放“开门鞭”等。尤其是除夕夜这一时刻,可谓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,具有辞旧迎新之意,故而各家各户都特别重视,有很多习俗规矩,蕴含着丰富的内容、深刻的寓意,给人以幸福、安康、吉祥的预祝,给人以丰收、兴旺、发财的企盼。曾记得儿时除夕夜,父亲总是在堂屋里的家神柜上,安放一个“聚宝盆”,里面还要“栽”上一棵“摇钱树”,至今记忆犹新,令人回味。

“聚宝盆”就是用比洗脸盆小一点的盆子,下面放着大米或五谷杂粮,上面再放些青梅、红丝、柿饼、红黑枣、栗子、大糕、果子之类的果品点心,盆子外面贴个“福”字,并从野外松树上采来松枝,插于盆子中央,在松枝上夹着花生、染成红色的白果等,同时剪些纸钱贴于松枝上,这就成了“摇钱树”。在除夕晚上,吃压岁钱之前,安放在家神柜的中央,企求来年生财聚财,发财致富。在我的记忆里,几乎家家在除夕晚上都有安置“聚宝盆”的习惯,不过较为贫困的家庭,盆子里放置的果品就简单得多了,只有几片大糕和一点果子,显得较为寒酸。而大户人家的“聚宝盆”里的果品品种多,数量足,装得满满的,显得很富足!

然而,儿时我不知道什么“生财聚财”的,只是关注着盆子里的柿饼、大糕、果子之类的点心。说实话,那时家庭经济困难,勉强维持生活,平日里哪能吃得上这些美食啊!看到了,都是“馋刮刮”的,口水竟流了下来,有时避着大人,拿一两片大糕、一两条果子或是枣子吃吃。一次被父亲发现,被狠狠训了一顿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动“聚宝盆”里的果品了。直等到正月十六夜,父亲将“聚宝盆”撤下来,才将里面的果品分给我们解馋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除夕夜安置“聚宝盆”的习俗如今不再见到,成了封存在记忆中的乡思、乡情、乡愁啊!